



儿时欢乐年



□王晓景

平常的日子如流水，反而临近春节会有时光凝滞感，总想快点放假、快点回家，拥着母亲用新棉花做的被子安然入梦。妹妹电话里讲，家里的小猫总是对着屋檐下悬挂的咸鱼抒情，我不禁笑出声来，仿佛看到又淘气又馋嘴的小猫在脚下蹭来蹭去地撒娇，像缠着大人索要糖果的孩童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在大家纷纷吐槽年味越来越淡的今天，儿时对过年却是充满期待和憧憬。柜子里花团锦簇的新衣不知悄悄在身上比画了多少次，新年才在一场大雪的陪伴下姗姗到来。压抑很久的兴奋情绪终于找到释放的出口，和一群小伙伴在街上疯跑着、尖叫着，惊得树枝上的雪花“扑簌簌”掉落下来，全然忘记了母亲叮嘱多次的新年禁忌。

直到小脸通红，直到新鞋里灌满雪花，直到小肚子开始唱歌，这才觅着空气中诱人的香味回到家里。炒花生、炒蚕豆、炸肉丸子、炸带鱼、炸年糕、煮饺子、煮排骨……家里已经拉开美味的序曲。蹲在火炉旁尽情地吃着，还不忘竖起耳朵听祖母讲年代久远的故事。一闪一闪跳跃着的火苗，温暖着全家人的除夕夜。

清晨是在鞭炮声中醒来的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拜年了，在长辈面前打个滚儿、作个揖，压岁钱就来了。那一天自己是最富有的人，口袋里装满大把的糖果，手里拿着红艳艳的糖葫芦，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后面去看新媳妇，大娘婶子们谈论着哪家的媳妇银盆大脸长得俊，哪家的箱子柜子陪嫁多。不过这些不是我们关注的，重要的是这家给个枣子，那家抓把核桃，还有不小心瞥见新媳妇白皙的脸庞上飞起的红云，这就够窃喜许久的。

下午的时候逛庙会，“咿咿呀呀”唱大戏的，敲锣打鼓玩杂耍的，活灵活现吹糖人的，颤颤巍巍走高跷的，驱邪降福耍狮子的……这是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，直到夜幕降临，大红灯笼把小村庄点缀得璀璨起来，人们仍聚在街上不愿散去，相互说着吉祥祝福话，谈论着庄稼收成和开春打算，年便悄悄地从欢声笑语中溜走了。

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□杨新伟

对于男孩来讲，过年最大的渴望就是放鞭炮。以前生活条件有限，谁家的父母也舍不得拿钱给小孩买鞭炮，因此，小孩只有自己想办法，靠争、抢得到鞭炮。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，一阵阵鞭炮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，我们急忙穿上衣服，来不及洗把脸，就急匆匆地出门去。大街上到处都是六七岁、八九岁的小孩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细耳聆听鞭炮声，然后循着声音发出的方位，向放炮的地方飞奔。我们推开放炮那家的大门，等着炮声一停，迎着弥漫的硝烟，闻着刺鼻的火药味，踩着花花绿绿的纸屑，蹲在地上寻找那些没有点燃、没有炸响的鞭炮，总能找到几个。我们都希望能捡到一个或几个大坠子，因为这种炮个头大、炸得响，但捡到这种炮的机会非常小，如果谁捡到了，他将成为被羡慕的对象。

从一家捡炮出来，马上跑到第二家、第三家，一个早上下来，能跑个十几家，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鼓鼓囊囊的，里面塞满了鞭炮。大家兴高采烈，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因为通过努力，得到了自己期望已久的鞭炮。回到家，吃过早饭，我们就拿起一截点燃的香，开始在家里、户外放鞭炮，

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掺杂着小孩的叫喊声、欢笑声，给春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年味，这年味是生机勃勃的，是欢喜雀跃的。春节因为小孩而生动，小孩因为春节而兴奋。

春节也是农村人结婚的好日子，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几乎每天早上都有结婚的鞭炮声传来。我们也像大人一样希望村里能有几家办喜事，但我们不是像女人那样看新媳妇，也不像男人那样“乱”新媳妇，我们关注的是新媳妇的洗脸钱。我们那里结婚有个规矩，新媳妇进门的时候，有个本家婶子，端个脸盆，里面有很少一点水，让新媳妇洗把脸。新媳妇洗脸时，顺手把一把硬币扔进脸盆里，象征未来财源滚滚、家业兴旺。我们这些小孩聚集在新媳妇的身旁，注目凝视，全神贯注，等待着扔钱那一刻。“啪”一声硬币掉进了脸盆里，十来双小手同时伸进脸盆，争夺那几枚硬币。脸盆很快被掀翻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硬币掉在地上，大家又都趴在地上找。找的过程中，有碰到头的，有撞翻跌倒的，有为了争夺一分钱打架的。为了得到几枚硬币，大家都拼尽力气。最后，动作快、运气好的，能抢到五六分钱，高兴得上蹿下跳；动作慢、运气差的，一无所获，垂头丧气。五六分钱在现在不算什么，但在



当时，对于小孩来说，也是一笔收入。当时，一分钱可以买块水果糖，三分钱可以买根细铅笔，五分钱可以买根粗铅笔或一块橡皮。若不是过年，大家靠抢洗脸钱得到几分钱，平时是没有花钱机会的，更谈不上按照自己的意愿买糖或买文具。因此，小伙伴们对过年很是期待，都希望自己能多抢几分钱。过年了，小孩尽情释放自己的梦想，满足自己的愿望，这样的年怎能不热烈呢？

又是春节，想起这些过年往事，内心很不平静。那时的春节物资匮乏，让人产生期待；如今的春节虽然乏味，但物资丰盈，这不正是我们期盼的美好生活吗？

同学会

□王剑

春节长假，我回洛阳老家过年。听说我回来了，县城周边的十多位初中同学，热情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。30多年没见了，同学们的心情分外激动，回忆上学期间的种种往事，相互询问眼下的处境，大家唏嘘感叹、思绪万千。

二庆是我们班的班长。他是教师子女，却没有教师子女的傲气和娇气，反而少年老成，很具亲和力。他时常帮着同学到食堂打饭，从深水井里打水让大家洗碗。傍晚的时候，同学们要到教室里上晚自习。那时，我们山村学校还没有电灯，用于照明的是一只怪模怪样的汽灯。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二庆，看着他给汽灯加好煤油，装好乳白色的滤网灯泡，看他“忽咪忽咪”地给汽灯打气。可别小看了打气，这可是个技术活。力气用小了，打不上气；力气用大了，灯泡容易被打爆。二庆很能把握分寸，也常常累得满头大汗。山村的夜晚很静很静，只有汽灯在“滋滋”地响着。二庆后来考上了石化系统的一所技校，现在已是资深工程师和项目经理。30多年过去了，二庆的模样没有太大变化，大家记住的还是他“忽咪忽咪”给汽灯打气的样子。

大刚是我们班的希望之星。他英语成绩很棒，天天拿个袖珍收音机听英语。当我们连单词都读不准的时候，他的口语已经非常流利了。英语老师刘西平在课堂上高声宣布：我们班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出国的话，那就非大刚莫属。大家都很仰慕大刚，争



着他打招呼，仿佛只要接近了他，自己的英语成绩就会噌噌地往上涨。后来，大刚又迷恋上了文学，订阅了很多全国知名刊物，阅读了哲学书籍，包括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并且开始在县报和市报上发表散文和诗歌。他的课桌上时常放着印有报刊名称的红字信封，引起大家的好奇和围观。由于严重偏科，大刚没有考上大学。但幸运的是，县农村信用社招聘写作人才，大刚凭借文学才华跳出了农门，进入金融系统。目前，大刚在金融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如鱼得水。靠文字改变命运，大刚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。

我们班有两个备战：郭备战和李备战。两人是同桌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。上课的时候，别人都在认真听讲，他俩却在桌子下面掰手腕。二人各有绝活。当时，校园中间有一棵柿子树，柿子树的东面是伙房。郭备战

搭眼一瞧，就能说出树上落了几只喜鹊。而李备战不甘示弱，他能根据伙房烟囱冒出的烟雾，说出伙房正在做什么饭。春季运动会上，全校的田径冠军决赛也多在他俩之间展开。郭备战步幅大，李备战频率快，双方互有胜负。几年后，当我们还在为高考昼夜奋战的时候，他俩却投笔从戎。郭备战被特招为飞行员，在空军某部服役；李备战入了陆军，两年后考上了南京政治学院。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，二人又在新的跑道上，展现着人生的精彩。

小红是我们班的公主。她个子高挑，长发披肩，大眼睛，很美。小红不仅人长得好，成绩也出色，她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。小红是走读生，她家就在学校对面的山脚下。我们坐在山坡上读书的时候，能看见小红走过一片葱绿的庄稼地，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溪，走过一座冒着青烟的砖瓦窑，来到学校的东侧门。小红后来考上了财经专科，分配到县木器厂。后来厂子倒闭，小红的命运拐了个弯。她调整心态，潜心学医，现在已是远近闻名的社区医生。

人生多岔路。选择不同，人生的走向也会不同。正如我们这些山区少年，有幸在求学的道路上相遇，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。有人抄小路，有人拣险路，有人掉队了。好在命运是公平的，只要你努力，每条岔路的尽头，都是一道风景。

